



論語通

四

□ 12  
930  
4





12  
930  
卷

長治

五

四



論語通

日本 平安 井川長恭述

公治長篇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繻綖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宮括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是夫子斷公治長之可妻，以其子之辭也。然夫子先斷其可妻，而後方及其無罪也。明夫子為女擇婚，而得公治長，欲與之婚也。方與家人議之，或以其嘗陷於繻綖之辱，為疑者，故夫子斷其無害於可妻，遂以妻之。由是觀之，此言因與議婚而發。

者也。縲紲皇疏云古者用墨索以繫繫罪人。朱註加獄中字。蓋以在園土之中繫之。縲或謂縲紲者。胥麻之類。未詳是否。要之二者。於人倫皆屬汚辱之事。常情所愜與成婚而夫子不以為累。明公治長素行足以取信於聖人也。子謂南容是記者。因錄夫子斷公治長可妻也之語。併記夫子平日稱南容語。又載其以兄之子妻之。以見聖人為其子擇配與為其兄之子擇配。其處人倫莫不各盡其義者。意云。謂南容一語。蓋夫子平日有此言。而歸者取之於此。烏非夫子將妻南容以兄之子而發斯言也。有道不廢不廢者。擬有爵位者言之。但

律說得之。朱註云。言必見用也。是視廢如括。故不可從也。且謹於言行。何以見其能見用於治朝也。與免於刑戮。方見其三復白圭得力之地也。已此章通子謂南容之節。為一章。諸家舉然。唯皇本子謂南容一節。別行記之。故春臺謂古本。蓋如是。而皇侃依之。遂以為二章。然詳皇疏意。前後二事每相關。以為說者。無異乎刑疏。亦以為一章。其別行記之。乃割斷家之誤。爾朱註曰。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是聖人議婚之意也。但律謂託女子於人。以終其身。其人能免刑戮。則父母之願足矣。雖聖人亦爾。是言固然。但雖聖

人之愛其子無所不至也其擇婚止於是者凡人  
能免於刑戮與否亦視其素行如何也已如其富  
貴貧賤與窮達之自外來者豈復可逆料焉者耶  
惟如南容有道不廢無道免於刑戮亦然其能免  
禍保身夫子視之其素行而知其有可免之理耳  
如其奇禍枉冤從外而至者雖夫子亦焉得逆料  
而必之將來乎哉故如以聖人視兄之子猶已之  
子也之情言之則異焉耳矣亦焉後言論乎但論  
語者因事公治長遂及事南容蓋亦有微見聖人  
擇婚之意故從錄者意言之則可見矣自皇疏而  
來諸儒好論聖人事公治長以已子事南容以兄

子非權輕重厚薄之義夫南容公治長德之優劣  
與二女長幼嫁時先後今皆不可見也其論固未  
可遽非也然其為斯言也原出其病聖人擇婚不  
同其師有似避嫌者也務言聖人視兄子猶已子  
無纖毫差別之意不復暇顧本文之語如何也如  
從余觀之殆有不然者姑錄以俟後之君子今按  
本文於公治長曰雖在縹緲之中非其罪也明夫  
子為公治長雪其前日戮辱之恥終以非其罪則  
其觀公治長之為人而亦未能保其非無道之必  
免於刑戮爾又於南容曰有道不廢無道免於刑  
戮是夫子觀南容之為人而蓋有以知其明哲得

身必能免刑戮於亂世、而可復無如公治長陷羅  
織之辱也、故夫子以此稱之、如止以其素行之正  
宜無陷刑戮之理乎、公治長南容、亦奚以擇、然南  
容亦豈以苟免於亂也為心者、而夫子隨稱之也  
乎、由是觀之、公治長之與南容也、雖德之優劣固  
不可知也、其為人之或剛直與或溫順、其必有不  
同者矣、夫夫子之託二女於斯人也、千載之下孰  
得而知焉哉、雖然記者所以併錄二事者、意則乃  
有所取於夫子稱二子語有不同、而其或妻以其  
子、及以兄之子之異爾、則夫厚於兄而薄於己之  
說、實有得於記者之心者也、吾儕小人焉得知前

聖之心乎、亦惟據論語所記、以推前聖之心而已  
矣、吾敢不從先儒之說、而有取或者之言云、夫生  
乎千載之下、而欲求前聖之心乎千載上也、其可  
言者理而已矣、今且以理言之、禮曰、父母有婢子  
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  
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  
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婢妾固  
賤之人也、哉、其唯以父母愛之也、衣服飲食執事、  
母敢視父母所愛、况於兄之親子乎、聖人焉敢以  
己之所愛視諸兄之所愛乎、其待己之子、由衣服  
飲食、由執事、必母敢視兄之子者也、衣服飲食猶

然矧於擇婚乎、其不敢以己之子視兄之子者、審  
矣、人矧兄之子、而聖人主婚、是兄既即也、遺孤之  
託於己者也、聖人之厚於兄之子、而薄於己之子  
也、不亦宜乎、夫視兄之子、猶己之子者、聖人之仁  
也、厚於兄之子、而薄於己之子者、聖人之義也、質  
諸天理、要諸人情、所謂仁之至、義之盡者、孰得而  
問然乎、昔鄧攸棄己之子、而活兄之遺孤、天下莫  
不教焉、聖人寧獨不能與、夫曰兄弟之子、猶子也、  
言至愛之情、結心而不可解者、非語人倫義理之  
當然者也、後儒不察、緣見禮曰兄弟之子、猶子也、  
言天理人情之至者、而變其於道者、天理自然及

生知安行、從心所欲、不待勉強之義、為尤切、輒欲  
直情徑行、以為道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言  
聖人之道、中正不偏也、中庸孟子皆此物也、雖程  
子亦曰、偏則為夷狄、為禽獸矣、如今欲一任因心  
之情、不復問人教之所在也、所謂直情徑行、夷狄  
之道者、不即如諸儒所言乎、是人道者、唯有仁而  
無義也、欲以此求聖人之心、其失之遠矣、朱註圖  
外載程子說、其或問者、乃皇疏所辨、晉後諸儒講  
說之繆論也、然其繆則在、以公治長之賢、不及南  
容而已矣、未嘗有以避嫌為說者、避嫌之說、昉自  
程子矣、或者問、唯曰、厚於兄而薄於己也、始不曰



避嫌也。程子奚由識其厚於兄而薄於己也。意出於避嫌也耶。以吾觀之，是殆非或者之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乃程子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量文而求配及避嫌之說，論語微辨之，是也。程說可取者，止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是也。然是亦皇侃既已言之，說見于教疏，論語微大概得之。但論公治長曰：雖未免於刑戮，猶免也。是欲林殺夫子縶絀，非罪之語，而等諸南容免於刑戮之言也。終未免其為強說耳。春臺外傳曰：富貴貧賤浮沈窮達，乃一時之通塞，不足以為終身之榮辱。故君子不問比之，但徠唯全首領以終，曠下之貴而不

復問義理，則優矣。但施之公治長，則得焉。施之南容，免於刑戮，則不通焉。故不可從諸家每得於此，則失於彼矣。學者察諸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按斯字，不問所用，俱為助語辭。但據古人解釋之法，直曰助語，不復言其所指者，意最輕者也。如朱註所言者，意較重者也。故詩曰：恩斯勤斯，何斯遠斯。雖有輕重，意則無異。朱註云：是訓斯為此耳。竊謂上曰君子哉，若人，明兩斯字，並指君子之德。語意易見。已朱註云：文意甚順，不可易已。但夫子此言旁贊子賤可與語者，非子賤也。故因夫子

賤遂語此人以學問之道在於就賢取友磋磨薰陶之益而多苦無其人是其人實不好賢求友也苟使其人有好德之心乎賢師良友隨求則有三人行必有吾師何地無賢也是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之意也

斯章義諸家立通斯焉取斯程子云斯助語詩曰恩斯勤斯朱註曰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詩曰何斯遠斯宣疏因夫子賤又及魯朱註因以見魯之多賢也及蘇本其父兄師友等說皆得文意而失語意者也仁齋但徠並謂此贊賢師友薰陶之益甚大也得之語意者也但仁齋就註中以及子

賤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也結之則失之辭者也果如其說乎魯無君子者句直為廢行其繆由雖知夫子意在取人或德字不知其意乃在喻所與語之人也故不得不併魯之多賢及子賤之意而下旬終不可解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按前章贊子賤次以子貢問疑此章舊通前章為一章後誤析為二章也何者上言君子下言器語自相關也瑚璉新守倪氏曰按明掌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

此因舊註想因瑚在上琏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  
曰簋外圓內方曰簠七器也夫子稱其材而不稱  
其德者材出於天而不可強者也德在於己而不  
可不修者也然而孔門之學君子之學也君子之  
道者何也仁是已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門  
以仁為學之準極為是故也苟能仁矣學之道盡  
于此焉所以夫子不輕許諸子以仁而歸之以君  
子之名是許之以仁也故夫子亦不敢輕許人以  
君子者教之術爾然其人雖學未盡乎苟有君子  
之道也亦不得不稱以君子者聖人與人為善之  
心也子賤得君子之稱於夫子為是也子賤有君

子之道子貢豈無君子之道而可稱者哉夫子獨  
稱其器不許君子者面質諸其人師表之道不得  
不然耳假令子賤問夫子曰不齊也何如乎夫  
必不敢許之以君子也觀諸南宮君子哉若人必  
待其出而後稱之則可見已曰女器也者所以做  
子貢學之道未盡不可許以君子之德也及童問  
何器也曰瑚璉也者許以廊廟之器者何與君子  
之材也不許之以君子之德而稱以君子之材其  
一抑一揚之間教誨微意所存可知也已蓋曰賜  
也汝未可謂之君子者學之未至德之未成也然  
汝之質君子也可以不務成其德乎如彼凡庸中

下之材也、其不能務成君子之德、亦不足多惜焉、若河有從政之材、廊廟之器、是君子之質也、有君子之質、而不能成君子之名也、亦不足惜矣、欲令之有所憤發、激厲以自、成其德、聖人之善誘匡輔、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云、學者宜深玩焉、皇疏而來、諸家亦皆兩章相承、以為說得之、獨但洙春臺斷為別章解之、至外傳乃曰、君子不器、章與此語、意自別、蓋二家並不得前篇不器之解、又見論語多錄夫子與子貢語者、而子賤不別見也、難敢言子賤強子貢、故遷就回避、而故不可從、明堂位曰、夏后氏四璉、殷之六瑚、苞咸曰、夏曰瑚、殷

曰璉、鑿肇曰、未詳也、蓋未詳包咸何所據云爾、然明堂古於包、故皇侃用講者說、以有此註、蓋誤也、朱註從包者、因舊也、朱註瑚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義最盡矣、古我曰、瑚璉、簠、簋、器之貴重而不可常用者也云、從此說也、夫子謂之瑚璉者、猶云汝是無用之材也、蓋深警之也、夫子之意、或出於是、亦不可知、足以備一說、但如其說矣、夫子不稱簠、簋、而稱瑚璉、亦所以寓其陳列而不用之意也、而古我併稱簠、簋、所以致祖俎之譏也、且其不可常用、正所以見其為貴重之器也、已然論語徵稱樊遲許行以規仁齋、蓋未違其旨也、又解瑚璉

以宗伯之器、紆閣哉、外傳非之者、是也、按古義、貴  
重之器、而不同常用者、說原於皇疏、江澨說、然詳  
其言、古義與江澨、義各不同、但徠謂古義說與江  
澨同、故有利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為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  
於人、不知其仁、為用佞、

仲弓於四科、處德行、他日、夫子言雍也、可使南面、  
則其意、蓋亦許之以仁、所以知者、南面人君聽治  
之位、非有長人安民之德者、則不能處于此、而家  
語亦以有土君子稱之、彼此相參、可以見已、但或  
既稱其仁、而人病其不佞也、其所謂仁者、亦有似

非、夫子平日所言者、為故論語、微謂仲弓為人、蓋  
慈惠而短於言、故時人仁之、朱子曰、重厚簡默、此  
自其所見耳、豈然乎、夫以慈惠為仁、世人所皆知、  
故諸它書可見也、按朱註、重厚簡默、誠為所徵、簡  
默一語、正翻本文、不佞、原諸行簡之語、亦不為無  
批者、但重厚二字、據其所見言之、爾、即如徠徠慈  
惠之謂、未知其何所據、云爾、魯論既無所徵、乃不  
免旁攷諸他書、而摯之春秋、內外傳、暨禮記家語  
類、時人論仁者之德者、莫不謂慈惠、其以慈惠  
論仁者、十不能二三、奚由知時人言仁、必以慈惠  
也、耶、且時人言仁、必以慈惠乎、孟武伯何所疑、而

問子路冉有公西華之仁乎夫子也。從此觀之，時人所謂仁者，與孔門所謂仁者，無大相遠者。審矣。假如孔門所謂仁者，與時人所謂直如懸壺相絕乎。夫子亦奚從得以此曉學者哉。大都言仁，專以慈惠恩愛者，自漢以仁義禮智信為性之名，仍以五行五氣配之，而仁主木，主春，始矣。孔子之時，未有此說也。時人易得類以愛言仁矣。但徠此言要亦其所自見，爾故不可從也。佞朱註曰：口文也。按論語所載，是故惡夫佞者。佞人殆。又曰：惡利口覆邦家。夫子之惡佞也，不一而足矣。然觀諸東遷以降，君子之言某也，不敏某也，不佞，大類為自謙卑。

牧之辭，則知佞者原是名人材長於言語者，非必惡德也。何者，夫子稱古之仁，如三仁夷齊，其事絕不別見，則其德之容固不可替者。唯稱仲山甫之仁者，其言與詩之所頌相發也。古之所謂仁人者，其人為可想耳。詩云：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仲山甫之仁也。抑詩頌武公之仁曰：實甫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珩，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禮曰：毋不敬，安定辭，安民哉。克己復禮之仁也。彼慎爾出話者，非謂絕口不出禮所謂安定辭是也。易曰：修辭立其誠。

聖人何曾不欲辭之巧而言之文采故孔門四科  
言語居其一然所以慎其言若是者正欲立其誠  
也故以趙文子之仁其言訥然若不能自其口  
出者豈真不能言哉乃慎言之至仁者之訥於言  
爾訥於言者亦欲辭之修也已故曰有德者必有  
言此之謂也然東遷之後風俗日趨於偷薄世方  
貴言而不貴德列國兵爭詭詐相加徒取辨給於  
口舌而不自知實德日就喪亡唯佞是尚傾覆邦  
家喪已亡身者莫不此之由焉聖人之惡佞者正  
為矯時弊也讀者或不察於此既怪或言欲仁佞  
相兼又與聖人之言仁佞相反而不相容若此之

甚遂疑以或人所謂仁與孔門之仁大相懸絕者  
坐不識此耳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孔子國未子  
皆得焉皇疏以佞媚求會時為解古義以諛當佞  
皆繆如諛媚豈禦人之義乎不知其仁諸家並謂  
夫子不許其仁也殊不知夫子意欲喻或人以佞  
佞相及而不可相容也謂雖其人未能仁也猶應  
不敢為佞者而後終可與進善之人也然况其人  
既能仁而猶未免為佞者也豈得有斯人乎甚言  
仁佞相及不可相兼之意以曉之則語勢必至不  
得不然矣夫子之於仲子也許其仁與未許誠未  
可知也已紙欲因此證其未許之以仁意則誤也

朱註以全體而不息為仁、夫君子之體仁也、誠宜  
爾、然其意以仁道至大也、故體之有全偏久暫之  
異也、夫仁者、心之德而已矣、苟令其體仁之人、只  
終身百體、莫非仁者也、豈有偏身半體而可以名  
仁者乎、故不可從也、夫抱以分數言仁者、皆主學  
言之也、理雖可言、非孔門之舊也、故以此論為  
仁之理、則可言之矣、欲以此解論語、則不可通已  
矣、  
古義曰、仁、實德也、云、是視夫子不敢許人以仁、  
謂仁之至大而至難、天下莫加焉、乃欲極言其至  
大至難者也、然慈愛之德、充實於中、而無一毫殘

忍刻薄之心、豈唯仁人有是心、雖衲子老婆、亦能  
為安在其仁之難哉、利澤恩惠、遠被于天下後世、  
可謂至難至大矣、然以此論仁、即子貢所謂博施  
濟眾之說、果如斯言也、二帝三王、或及於此、如  
夫子德澤遠萬世、而不能逮天下、則亦不可謂之  
仁矣、其言雖異、亦未能出於朱註仁道至大全體  
不息之說耳、但徠以可以安天下之民者為仁、亦  
祖古義云、然安天下之民者、乃堯舜之所難、而夫  
子欲學者、以此自任、夫子何強人以所不能之甚  
也、春臺仁於事功上見者、似矣、夫子有言曰、與仁  
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是言仁之



不可於事功見之也。故不可從諸家並未達夫子  
不敢輕許門人以仁之旨。欲為一切之解通之所  
以錯也。學者不可不知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家語曰開字子若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  
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  
孔子悅焉夫子使開從仕意家語應得其實云皇  
侃疏曰答師稱吾古人皆然蓋古人言吾我但彼  
已之詞非倨語也。儻相敬之辭則稱名此吾字須  
做已字看可也。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  
能究習也得之信者自信而不疑也。子說者臺曰

說其不輕自許也得之

鄭玄曰喜其志道深也。朱註說其篤志亦得焉。但  
未如不輕自許之說者。蓋不輕自許者未必諦志  
之篤深。但徠不欲小試之說可以見已。故言不輕  
自許也。則篤志大志皆在其中矣。且志之篤深正  
由不輕自許而後見。至於未能信者。仍隔一重。又  
如鄭朱意。設如開從夫子之令。無乃為志之淺薄  
乎。實未安。故從外傳未能信。范甯曰不能使民信  
已。皇侃仍之。張憑曰臣不信君則難以委質。魯君  
之誠未洽於民。故曰未能信也。皇侃一通曰時君  
未能信則不可仕也。語解與皇後說同。此數說

者並於文意不順今所不取也集註曰斯指此理而言詳考亭意此字凡指道體性命仁義忠信漫然哉其意謂在己者知言窮理於天下之事無毫髮之疑而後可以出仕故有此說然非文意如云未可以治人仕誠有以治人為職者然仕者何必悉然如程子曾點漆彫開並論之亦此意然曾點之論其可見甚高所論亦甚大與闕此事高下大小直相懸絕開學所至雖不可測其敢自許者仕進一事耳程子併論之恐擬倫失等不可從又謝顯道曰聖人所不能知而闕自知之其意蓋聖人使開仕而開不肯其似不能知人也殊不知夫子

之知開者知其也而已矣如其心則雖聖人易得而與知焉謝未達于此所以為辭費也但徠曰聖人之所知者其材也所不能知者其志也兩辨哉但志大而不敢小試本文未見此意聖人說開言未必至此耳故今不取又曰豈有所謂仕進之道乎此言未是仕進之道謂居官任職之道已矣足以為疑哉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蓋桴之言浮也謂可以浮水中也程子曰浮海之嘆傷天下之無賢君也意若言縱令中國道不行

也。豈徒爾而止哉。吾將求海外之國而行道。然亦猶欲居九夷之意。迺一時感慨激切所出。非事實也。主意在於嘆無用我者。而吾所以為東周之志。未嘗頃刻忘懷也。從我者其由與者。蓋浮海之言。實夫子以狂卒自戲也耳矣。故其曰從我者其由與者。其言亦以戲調將之。猶言非若由之好勇狂率。豈能從我與然也。其皆假託微辭。其實非美于路而與其勇。迺假辭狂率。以見已感慨之意也。已如下文曰。由也好勇過我。夫十九非好勇而為此言。亦仍從向者狂率自調之言也。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皇疏曰。子路信乘枵

之事。既不違微旨。故孔子不復更言其實。且先云由好勇過我。以戲之也。又言由勇使過勝於我。然我無所覓取。為枵之材也。最得語意。  
馬融曰。枵。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枵。邢昺疏引爾雅曰。枵。洧也。郭璞曰。水中籊筏。孫炎曰。枵。水中為洧筏也。方言曰。洧。謂之籊。籊。謂之筏。晉秦道語也。方枵。洧。枵。音義同也。子路聞之喜。朱註曰。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鄭玄註曰。子路不解微言。是也。但徠謂由也好勇過我。是迺無可慮者。祇恐其無所取材。是材句屬子路言之。亦通。未如皇疏之圓耳。枵。枵。材也。朱註材與裁同。謂其不能

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義殊僻遠，又取字不可解，論語微讖之是也。古義曰：子路有濟物之志，而無濟物之材，故戲之耳。又以欲居九夷為夫子之素志也，其失亦猶子路也。可謂仁齋先生好勇過夫子矣。但徠涉難言之說，因鄭程假託微言之說，遂轉為比喻之義，而其意則祖仁齋濟物之說。然果如其說乎？子路聞之喜，不知錄者載此一句，將何之所為也？與解經如是，吾恐其終不免模稜之譏耳。春臺依師說，子路聞之喜，仍舊不可解，又非得多士，不可以濟云，非本文外加數言，則不通。又引釋文一讀過字，絕句亦通，然我字屬上句，義亦無

異。古文法簡，無所取材句，直承上句我字言之。故皇疏解正文註語，並疊用我字，善讀古文者也不必到過字句，而仁齋徠涉皆無所取材一句，屬子路而不屬夫子，其意猶春臺所疑也。然乘將之語，舊自夫子發之，而所取乃將材，寧可屬之子路乎？故今不取商。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武伯、懿子之子也。其人固知孔門之教，仁之為貴也。謂夫子之門，應亦有其人，故以為問也。夫子答以不知也。蓋未之許也。然此不知其仁者，與前章不知其仁語，雖同意則異。學者宜察。前章不知其仁，因或既知仲弓之仁為說。如此章，武伯未能知三寸之仁與不仁，而問之意，欲因夫子之言以為信也。所以不同也。夫不知其仁於仲弓者，非夫子不肯許其仁，唯其欲曉或人以仁，傳之不可相察，猶薑蕢之不可同器也。假令其人未仁者，苟志於為己之學也，莫不知傳之為愼，而惡躬居于此，為然別於躬有其仁者。子託仲弓之仁於世之公言。

而已。以不知答之。夫子意許其仁者，審矣。其曰不知者，迺揜論傳之心，不可併之於仁也。已語意所趣，元不難知。而後儒總見不知之語，輒謂夫子不許其仁也。可謂粗已。如斯章曰：不知其仁者，異于此焉。夫仁者，德之名也。德者，得也。得諸心，而存於己。有諸身，而徵於物者，故從微於物者言之。尚綱不掩，見而民莫不敬焉。如或稱仲弓之仁，豈敢謂已獨能知其仁，而他人皆不能知也。亦隨時所許而稱之，乃斯民直道之言，天下之公也。人亦孰與敢謂不然。則夫子焉得獨不肯許之。以仁矣。可見德之徵於物者，莫不人得而知焉耳矣。借使三子

之仁其微於物也。如仲弓之於人乎。其將有人  
得而知焉者也。武伯之少長於孔門。而獨不能知  
於三子之仁乎。乃不能然而發問於夫子也。則知  
三子之德。足以微於物。而不如仲弓者。審矣。夫  
子答之曰。不知。意為未詳三子之仁者。豈有他哉。  
亦惟因武伯之不能知其仁。而問之以驗三子之  
德。不足微於物。而斯民直道之所不許也。亦隨而  
不肯許其仁耳。然夫子不敢正言其未仁也。而止  
曰。不知其仁者。聖人之不敢誣人也。何者。令三子  
之者。有諸身。而微於物。果如仲弓於人乎。武伯  
故不發問也。而今不然。猶問其仁乎。吾也。明武伯

意。非問三子之有諸身而微於物者。乃問其有得  
諸心而存於己者也。夫子有知於此。故難其答。觀  
諸不知云者。則可見已。蓋德之於人也。從微於物  
者言之。其易知也。如彼。如從其得諸心而存於己  
者言之。其獨諸微妙。為至難知。其惟難知。故古者  
稱聖人之智。則皆為盛。而夫子又歎知德者鮮矣。  
知人之難也。夫三子之仁。與未仁。今皆不可見矣。  
借令夫子有知於三子之仁也。如秦穆之於孟明。  
鮑叔之於管仲乎。雖遭蒙。夫子必稱其仁也。然知  
人之難也。七十三年之衆而雜也。雖聖人。豈復盡  
知其心。而若鮑叔於管仲乎。既不能然。則斯民公

論之所不許者、夫子固不獨得而許焉、不然借夫  
子之意、未許其仁也、視諸其不能徵於物、而猶斯  
民之公論也、既未能洞知其人、則亦焉得據已之  
所見、遂斷斯人、必無其德乎、亦惟得曰不知而止  
已、或曰、聖人之智、而不同於知門弟子、可乎、曰是  
不然、五帝三王、唯堯為盛焉、而堯得舜於四岳、不  
已、獨知賢也、故夫子曾曰、舉禹所知、堯失之於鯀、  
周公失之於管蔡、豈可知、而心難知也、故夫十一  
失之於我、二失之於際彫開、皆知之、而不知心  
者也、夫德之為難知也、知心之難也、而仁者、心之  
德也、其難知、不亦宜乎、夫抵後儒不能知聖人之

道奉天道、循人性、故其教率皆天下之公言也、謂  
聖人之建名教、皆擅獨智之見、譬彼衆愚、開鑿混  
沌、証其所不知、以已所知、強其所不能、以已所能、  
每病聖人之有所不知、不能、為之分解、疏理之暇、  
鳴易弗思之甚耶、

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前章朱註全體  
不息之說、蓋原諸此、而微變之、此章註曰、子路之  
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  
以不知告之、是其改孔註者意也、蓋漢儒說仁為  
行之名、故孔意謂仁道至大、五常百行皆是也、三  
子輩所行、或合仁道、或不合仁道、不能總五常百

行盡合仁理則不可以全名歸之矣仁稱道明以  
行言者是與朱註意全無異焉其所為異者孔  
以仁者行之名也而朱註在七以心言之迥不同  
焉耳然朱註說必改孔註者意謂以仁為行名也  
其所行者既合仁理不得謂之仁也既若行合  
仁理者為仁脫若所行未合仁理也亦不得謂  
之不仁也已如然前日所行既得仁理而後日所  
行未得仁理者是前日之仁人即後日之不仁者  
也豈理也哉故換以心之在七為說仁為德之名  
也比諸安國以行言仁者為道理但前說以全體  
不息為仁者既知仁之不可以分數言而至此復

以在七論仁之有無則亦仍舊分數之說也已何  
者夫日月至焉者當其暫在之間謂之為有仁當  
其暫亡之時謂之為無仁即以前日仁人為後日  
不仁者也如據前說求之其在七之不可必者正  
以斯人不能全體不息之故也即是可以驗其人  
之未能仁也已安在其不能必仁之有無而夫子  
尚以不知告之何與蓋仁不可以分數言者其平  
日定論也迺至此復為分數之說者其意謂以聖  
人之智不能知其門弟子之仁與未仁也是解之  
不可為者也思其說而不得暫為此說以通之爾  
且以有無言仁古人所無也故不可從也古義以



仁与實德、謂夫子意疑三子者非實德、所以不知  
告之也、未審仁齋所謂實德者、果何之謂也、歟、大  
抵古言實德者、皆虛偽之文也、凡非侈虛偽飾者、  
謂之實德、衆德皆然、匪特仁得為實德而已、與其  
飾智勇清和類、皆虛偽也、子路輩在孔門、四科十  
哲之列、迺勤病以其無實德、不亦刻矣、三子姑捨  
之、夫德行如顏閔、未聞夫子許之以仁也、是孔門  
七十子、概舉無實德之人也、可乎、又况管仲三歸  
反坫、寧足以實德稱乎、即以然濟物之志充之、  
何其說相矛盾之甚也、耶、是亦不得不知其仁之  
解也、病聖人之智而不能知門弟子、難為說、於是

平負累三子、以求其說之通、爾、外傳以事功言仁、  
迺其一家言、然其至三仁夷齊三月不遷、而窮焉、  
大都諸儒說、其繆皆坐於謂當時之人莫有知仁  
者、而夫子獨知仁、及聖人之智於門弟子之仁與  
不仁、宜洞知而明辨之、乃不能然之疑也、學者宜  
察、入問皇疏曰、武伯得答不知而意猶未已、故更  
問曰、子路定有仁不乎、故范甯曰、武伯意有未愜、  
或以仲尼有隱故再問也、得之蓋武伯始問者、問  
仁、非問文也、及又問亦問仁、非問文、而夫子告之、  
以三子之中者、武伯問而不較、不可以竟於不答  
也、暫稱可見文之以見已、於三子唯知其材而實

未知其仁、非有所隱之意也。外傳曰：孔子答以不知，於是又問：問其他，能何如也？失之，又問者，記者之言也。武伯重問子路之仁，故曰：又問，以從者也。如所問他事，則不得曰：又問矣。諸儒苦問答不相值之難為解，紛々不息，不及范甯遠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古義曰：聞一知十，謂一車而知十車，蓋推類之所極而言。聞一知二，謂因此而知彼，與張朱說略相似，而加詳得之。吾與女弗如，夫子自言弗如，明夫

子自視以不如顏淵聰敏也已。夫子之聖，祇以其道大德盛故也。聰敏不足言矣。

胡氏謂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人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夫子之觀其自知者，亦欲有所因以警焉已。何敢望，遜辭也。以答夫子孰愈之言，古言非所敢望，冀焉不可得之辭也。言已不及回也。既不及之，烏獲比方焉乎？聞一以知十，一以知二，王弼曰：假數以明優劣之分。已與顏淵十裁及二，春臺引曹楊爭三十里，固是。但子貢言一十一二，不言餘數，解者不得，不辨則始終彼此，曷必泥矣。且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聞始則

知終聞裁到二張封溪說而朱註依之但一之對也者適其所改爾捨張而駁朱適見偏廢之私爾古義改朱註者聞始則知終即始而見終是本文宜曰聞一則知十乃協焉今言以而不言則也古義差勝耳子曰弗如也皇侃曰孔子問子貢之答分有懸殊故定之云弗如也古義以子貢之言繆也吾與汝弗如也苞咸曰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也秦道賓曰爾雅曰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二說互通而但疎依苞咸乃改慰子貢曰好賢之誠也蓋謂嘉善之誠也人喜子貢自知之春臺歷引古人解不

吾如之說以證苞說得聖旨可謂備矣朱註古義依秦道賓二說不同諸家各有所執以相非然據余所觀亦相通耳聖人嘉善之誠者俱不如之說也喜子貢自知之明者秦道賓許與之說也與訓許也亦吾與甄之類也即俱不如之義也豈可遽讓以不知聖人之心矣又謂從秦道賓汝下斷句果何之句法也與胡氏曰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其豈欲即此而見氣質變化之意也據余觀之聞一知十與二舊止謂人材質有敏速遲鈍之分爾非論學所造也即令子貢終聞性與天道也亦惟聞一以知二而已矣果如

胡說乎。性鈍者終不得聞道也。可乎。雖是言語小失也。足令學者惑焉。讀者宜察論語微聖人求道之艱。以明顏淵不須求。所以夫子言已亦不知也。是其意謂夫子大聖其聰敏宜在顏淵上。而夫子言不知也。其必有以矣。求其說而不得。乃證以求道之難。易又見不知之難。驗於今日而託之將來。何其迂也耶。夫求道之難易。何所關於性質。敏鈍之有也。牽強哉。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論語微四盡矣。蓋合韓愈王楙各取其長。晝處于寢。蓋有不可言者焉。因引檀弓以斷之。深得聖人責誅之意者也。觀下文論其言行。則其意益見焉。如止責其惰也。夫子言未必至此。激厲之甚也。外傳曰。論語例。字門弟子。此特名之。賤也。春秋之法。夫論語例。字門弟子。亦大略然耳。如夫或子冉。閱各從記者意。何者。記論語者。非一。記者或尊慕其人。則子之。或賤惡其人。則名之。非有定例。乃欲托春秋之法。加諸論語。謂非迂乎。不信焉耳矣。如此章。暨非不說子之道也。皆以名稱疑是其人所錄。故稱名而編論語者。即加性以別焉。爾。外傳

又曰、當畫而寢、志氣昏惰、教無所施、非君子寬厚之言也、然以昏懦為說、自集解皇疏、既然而始於朱註、可謂誣矣、且夫子痛責云、何其不寬厚之甚也耶、又曰、聽有信受之意、得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有得剛、吾未見者、說見前、剛柔之反也、凡物勁堅不撓、謂之剛、朱註曰、堅強不屈之意、是也、慾、孔安國曰、多情慾、朱註曰、多嗜欲、皆通、皇侃曰、多情慾者、心求人、求人則不得、是剛、故曰、有得剛、是、

論語微譏朱註、以強解之、謬強誠與剛不同、但朱註實不以強解剛、堅與不屈、會成其義、奚以為非、

乎、其自為說、則以果烈為解、亦朱註堅強不屈之類已、慾、論語微以好色、充孔註情慾之義、誤矣、謂色欲為情慾者、後世之言也、古人言情慾者、總凡飲食男女、服玩聲利之類言之、皇侃疏云、可驢寫朱註、改曰嗜欲、乃得孔註意者也、情慾而曰多、孔意甚明、但徠必以色慾為義、誤已、又非程謝說云、似矣、但其伸於萬物之上者、始不稱聖人、只就剛德一端言之、程謝曷可責哉、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言我所欲、不欲人之加諸我之事、吾就欲無復以此

事加之於人是不欲亦欲謂相應下欲從上不欲  
發故曰亦也諸訓之無者盡滅之名今子貢因已  
之所不欲方終者悟人之所不欲者而遽冀躬有  
盛德之美譬諸徒臨淵莫而不如歸而結網者  
也何謂結網也曰已之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以  
告子貢可以見已古義引伯玉使者不曰欲無過  
而曰欲窮過夫子稱之曰使乎使乎深得夫子之  
意者也此章夫子警子貢意祇在其捨用力之方  
而冀成功之地也爾非謂自然勉强之分也自然  
勉强別仁恕之繆別見今不贅  
馬融曰加陵也未是加洵有陵駕之義但此文不

然者加諸與加於不同諸訓之故於有所加之事也  
故訓陵者非是如禮曰加事其身以事務附其人  
也可以見加之非陵也但徠辨吾我之分是也朱  
註吾我無辨入解欲無為不欲以傳諸其自然勉  
強仁恕之說而成非爾所及也之義者繆矣蓋欲  
者願得之辭凡人有所未得於己者所以願欲也  
既得而有諸已焉亦何所願欲之有矣此曰欲無  
方欲而未得之辭也烏得為仁者自然不待勉強  
之事乎又以無勿論仁恕之分其曰勿者禁止之  
辭得之曰無者自然而然而未盡也何者子貢言欲  
無者非謂欲其自然而然而然也論語微曰此章言能

化其人使不為非義之事也、迺引安國、強傳以已  
所見、謂自彼視已、已亦他人、故變人為已、以明其  
義耳、遷就迂回、殆不成言語、夫本文數語、惟以人  
我吾人之稱相對也、其言始成章而義乃可言也、  
已、解者烏獲、擅換易人已、以就已之說、殊不知  
孔註意謂、我固不欲人之加陵於我也、然止人使  
之不加非義、諸已者、非吾之所得為也、吾之所得  
為者、唯有吾不加非義、諸人之事而已矣、然吾之  
所得為而不加非義於人者、豈易事也哉、夫子曰、  
非爾所及也、是安國之意也、但徠云云、併安國意、  
失之、又曰、其用心如是、必用知計、流於譎詐、以至

於失已、果如其說也、夫子之言、奚唯誠其非所及  
而已哉、故不取、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古義曰、禮樂典籍也、得之後、篇煥乎、其有文  
章是也、典籍亦總言、緯家輿地兵刑制度、莫不有  
焉、祀宋文獻、天之未喪斯文、皆在方策者也、孔  
門博學於斯焉、聞者、聞夫子言說也、蓋禮樂典籍  
與性命天道、夫子皆談說其義、門弟子亦皆聞其  
說而迺於文章、曰可得而聞、於性天道、則曰不可  
得而聞也、已矣、何者、夫子之門、博學於文、約之以

禮莫非文為耳矣。群居終日言說斯物也。門弟子  
既皆得聞其說而聞之亦得知其義也。惟性與天  
道其理幽妙言之鮮能達其旨者矣。故夫子罕言  
命。居其一。蓋典章文物皆可見者也。既見其物而  
復聞其說以其說徵諸其物。準則可執。所以雖常  
人足為知其義也。如性與天道則始無形聲。止耳  
可聞其說而目不得見其物。以驗諸莫準則而可  
執焉。苟無準則之可執焉。則為之說者取諸其心  
而已。故其義為難知矣。心之所知有淺有深。有高  
卑有大小。加焉明暗敏鈍之各異。稟隨人所見。故  
雖聞夫子之言乎。未必能有達其旨而得其義也。

猶之為未聞也。故夫子罕言之。子貢曰。不可得而  
聞也者。言其言之難聞而知其義也。蓋中人已上  
可以語上。而民不可使之知者也。故孔門之教。性  
與天道中人已下。不與焉。夫罕言不亦宜乎。矧其  
可與語而與聞焉者。資稟明暗既各不同。造道之  
淺深亦由其功力有久近與勤慢之異。雖同聞之  
夫子乎。所得之淺深則在其人矣。如子貢既有以  
與聞性與天道。而真有所得於夫子之言者。其必  
有異乎。群弟子不得與聞焉者。之不能者。其旨矣。  
然猶曰不可得而聞也。則夫子之至言妙論。雖以  
子貢穎敏。猶有未能達其妙者也。子貢嘗歎夫子



之不可及此亦其一端也豈翅子貢爾如顏淵之  
聰敏勝於子貢不止可以一二數然試令顏淵有  
聞於夫子性命之談乎其必將有不可得而聞之  
歎正如子貢之所稱也蓋顏淵之賢既如彼也其  
有所得夫子之言者亦易翅如子貢而止耶然尚  
應爾者夫子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卓然之見  
終不可及之妙也已夫以顏淵之賢猶且然况於  
其下焉者也子貢是子貢所以歎其不可得而聞也  
皇侃諸儒指六籍其意謂六籍成夫子剛述是亦  
夫子之言也蓋本文性天道獨稱言而文章不稱  
言不順於可得而聞之文故欲於文章二字見言

之義也然謂著作爲文章終足以當文章中一事  
且文章可談說爾談說非文章也又本文文章與  
性天道對舉非以言對文章也不可從已後世謂  
篇章著述爲文章者自諸儒解此言始非夫子之  
時言語爾朱註者其誤故增感儀然感儀非可聞  
者論語微譏之是也要不得文章不稱言之解故  
不免此繆已性者人所受以生也朱註人所受之  
天理我無異趣惟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蓋其  
道體本然之說遷未若何註云元亨利新之謂乃  
合乎古人言天道多主流行者也古義以不可得  
而聞也爲夫子絕口不言者或者以其言不可得

而聞也。遂謂子貢竟不得與聞其說也。或者以子貢既得與聞其說，然後歎美之也。謂是子貢喜已獨得知其說，而歎衆人之不得聞，遂而違其旨也。皆不者斯意故也。論語微以可得而聞也，為喜聞之辭，殊不通。何者，可得而聞與不可得而聞，特為難易之辭也。已人焉有聞可易聞者而反喜之者哉。且可得而聞，既以為喜聞之辭也，不可得而聞也，乃為深喜之辭者，何也。歟。又性與天道，曰言文章，不曰言者，文章禮樂典籍耳，可以目視，而不可以耳聞者也。子貢言稱聞者，蓋禮有義，樂有故，皆可待言說，而後通。夫子每論說禮樂之義，講明典

籍之文，故曰聞也。如然，何以本文直舉文章，而不稱言也。歟。蓋子貢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難，歎夫子之至言妙論也。其先稱文章者，特以發之端耳。非主意所存也。故不須稱言。又子貢方聞其言論而美之，因及思前日所聞文章之事，以發言矣。是夫子前日之言，既往而記憶所存，獨有文章之事，所以不稱言也。朱註曰：始得聞之而歎其美，理宜爾。古義云：其言夫子不輕談性命之意，其說甚美，然是以解子罕言命，則善矣。如不可得而聞之解，何也。又註中不可以知解而得聞也，是聞者，所謂非聞見之聞也。古義以絕口不言者，視本文

性上有言、文上無言、以為義、則以絕口不言者、視  
本文者、繆矣、論語微以夫子之文章、為語、四代禮  
樂之類、亦通、但以可得而聞之、為喜辭也、非文、義  
耳、又云、古書聞道也、晚之類、謂聞而得之、非淺言  
之者、甚善、蓋凡古人言、聞莫匪聞見之間者、但有  
聞而得其義、與否之別耳、如此章兩得而義便可  
見已、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我無隱、諸家並得之、有聞所聞者、凡善言善行皆  
是也、外傳以所聞者、先王之道也、拘矣、且外善言  
善行、而言先王之道、則非布衣之士所得為也、古

義曰、前所聞者、雖既行之、然於心有所未滿、則恐  
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是視能如善、失字義、又  
於下句、唯恐之語意、不相接、誤矣、論語微曰、唯恐  
有聞者、門人之心、勞之也、繼弱失之巧矣、是惟記  
者、視子路勇於義、敏於行、而遂及其意中所存耳、  
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豈謂他人恐失之乎、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安國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  
釋字義、當矣、朱註曰、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  
恥下問、解文意、盡矣、謚法曰、勤曰好、得朱義而意

益明矣

外傳援孔註駁朱義繆也朱註意謂位高者意每  
自滿故取下問不似位卑者意每自降不難下問  
也非謂取問於賤人也下問仍舊謂問於年齒材  
學在已下者也論語徵曰是雖一行之美亦可以  
馴致聖賢之德故古昔立謚法亦以為文聖人開  
善路者如此夫聖人設教之意或應然已但既建  
以為法勤學好問不可混之經天緯地者審矣百  
世之下奚徒知聖人設法意在於一行可馴致全  
德也哉外傳援表記以斷焉得之其曰子貢既已  
疑之則尤氏不可疑矣明辨哉孔文子事見于春

秋傳蘇氏論盡矣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尤傳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  
已為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又曰子產從政  
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  
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後更得美譽及  
前日卒一人之身而毀讟頌讚傾殊若此也可見  
子產之行人或是之或否之也故有未知其賢者  
所以夫子表出其有君子之道而明之此曰有君  
子之道四焉者並稱四行之美以證其為君子之

人也。道者以其所行言之也。非謂子產所行唯此四者。合字君子之道。除是之餘。皆倍乎君子之道也。如易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為贊。易者聖人之道。非謂除四者悉為非。經亂道也。集註載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為是也。今或以一言益一人一事。益一時。皆非也。是誠讀書良法。學者不可不知焉。故朱註引之於此。然吳意乃仇論讀書之法。借文仲子產以視之。則例耳。非類為此章發者也。其實文仲之三不仁。不知。易曾及子產之君子人。

與。故明儒高仲玄譏之曰。後儒成心未去。每事苛求。自大賢而下。皆不免為讀者。勿以辭害意。其行已也。恭。集註曰。恭。謙遜也。得之。古義。推賢讓能。不矜其能。亦此意。皇疏曰。常恭。從不違忤人物也。未盡矣。敬。謹恪也。古義曰。執君之事。是也。皇疏曰。事君親及。凡在已上者。必皆用敬也。未是。此章云。君子之道者。以意主於從政者言之。當以古義為是。但慎而不怠。非的訓已。朱註曰。惠。愛利也。皇侃曰。孔子謂其古之遺愛也。今按後篇人之惠人也。得之。其使民義。古義曰。使之以義。不徇其欲也。是也。集註引尤氏文。亦此意也。皇侃曰。使民不奪農時。

各得所宜也、未是論語徵引孔氏文、以實四者道  
最的確、末段併引鄭以晉楚、子產相之、能以禮免  
子產之切也、可謂善讀論語矣、古義云、贊君子  
之道、為萬世通行之道也、其論甚美、但夫子言君  
子之道、汎言君子所當行之道耳、其萬世通行與  
否、何有於子產與、如費隱高遠等論、於此章義、始  
不相涉、可謂贅已、

子曰學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皇侃曰、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  
而人愈敬之也、言凡人交久、則親、親則狎、使人親  
已、而不敢狎、為善交之故也、但徠者、臺依之、邢昺

本無人敬之人、是為已敬人、邢曰、久而愈敬、所以  
為善也、蓋凡人交道難終者、人親則狎、狎則衰、所  
以不終也、獨平仲久而能敬人、可謂善交道矣、朱  
註古義依之、兩說皆通、未詳是古、但使人久而敬  
已、是自其人道、德之隆所致、未必以善交之故也、  
邢本無人字者、顧於善交之義、為切、但皇本古矣、  
且從之、大抵緝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  
其道可久、所以難也、亦有類邢朱之義、云、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蒿稅何如其知也

居化居廢居之居、蓄也、朱註曰、居猶藏也、未是、鑽  
論語徵訓居為買乃繆也已、蓋貿易曰化、滯蓄曰

居、義各異、祭、朱註、大龜也、原諸包咸註、國君之守  
器、長尺二寸、大龜為祭者、淮南子曰、大祭、神龜、高  
誘註、云、大祭、元龜所出地名、漢食貨志曰、元龜曰  
蔡、是、臧氏有祭者、家語、漆雕平對孔子曰、臧氏有  
守龜、其名曰蔡、是也、守、猶主也、名龜為蔡者、據家  
語、文、似是、臧孫家獨有此名、不他通、未詳焉、又註  
云、居蔡、借也、禮、大夫得用上、不得謂不畜龜、唯不  
畜大龜耳、外傳引禮器、諸侯以龜為寶、又曰、家不  
寶龜、鄭註、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貝、孔穎  
達云、家、卿大夫也、大夫卑、不得寶龜、是謂龜貝  
之為貨、寶貝、不謂供上兆者、如謂上兆之龜也、大

夫卜事何所取龜乎、臧氏之借、在居元龜、如龜尺  
以下者、大夫固得蓄之耳、山節藻梲、明堂位、以為  
天子之廟飾、禮器、又曰、管仲鑄筮、朱紘、山節藻梲、  
君子以為濫矣、文仲事與此相類、魯人以文仲為  
智、故夫子言其僭而犯禮、以明其不足以為智也、  
朱註合居蔡於山節藻梲、為一事、以傳之春秋、傳  
作虛器之文、謂事亦類饗爰居之愚、故有此說、然  
周禮所謂、以其物入于龜室者、櫃室之室、非廟室  
之、義節稅將安所施乎、春秋傳作虛器、今不可復  
知、夫子所作為何事、後儒視論語有此文、遂以充  
作虛器之事耳、考其意、犯禮、難直為不智之事、所

以為此說也、然縱其父逆祀列在三不智之數、乃不知禮之事也、則古註不錯矣、但徠者臺謂夫子曰知者、謂知禮也、近得之、但夫子言因文仲不知禮、而知其不智也、非謂凡不知禮者名之為不智也、讀者勿眩、可也、按書之寧王貽我大寶龜、蓋古人貴龜、貝為貨寶、猶後世寶珠玉貨金、方牧九州、貢龜為前列、金次之、古人所尚、可見、上用龜、蓋亦焚其所寶、以聽兆於神之意、爾、周官龜人攻龜、用春時、註云、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莊子曰、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筭而藏之廟堂上、雖是寓言也、亦足以證寶龜之意耳、其所謂中

筭者、即龜室也、此後篇云、龜玉毀於櫝中、是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子曰、未知焉得仁、

愠、鬱怒也、仕已無喜、愠、舊政告新尹、以此言觀之、其為人、也忠矣、未知焉得仁者、言子張所舉以為問者、乃忠之事、而非仁之德矣、唯夫子未詳其為人、也、果如何也、故曰、未知也、然夫子以子文他事稽之、其非仁也、審矣、故曰、焉得懸斷之辭也、朱註、圖外引他書證之、得於語意者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



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遷之之一邦則人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遷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焉十乘而曰棄他邦一邦不一而足正所以見其既然利害之際無怨悔之累也故夫子就稱其清矣

按子張問二子之行者其意在問仁觀諸仁矣子之問可見所以然者古之時仁為君子之常德如夫子言亦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也故人苟有君子之德者皆謂之仁者如詩所稱仲山甫之德秉嘉維則及愷悌樂只為民父母類皆美仁人之

德以降暨春秋禮記諸傳記所載管仲子產公子重耳隋會韓燕忌曰蘇趙武之徒世咸稱之為仁人他如論語云雍也仁而小佞及原憲謂克伐怨欲不行為仁諸所稱仁者亦君子之常德而世之所常者也已獨孔門依於仁為學者導助者以孔門之學迺君子小人之分至於儒而有君子小人之別其慎趣向辨邪正之意若是嚴也其所以為學者可知已矣然而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在於仁而不在他孔門之教準於仁也宜矣哉既以為教之準其不可輕許人以斯德者亦勢之必至也已故世人以為仁人而夫子未許以為仁人者論

語所載、性、而然、子張未察夫子教意之所在、意  
疑以夫、子所謂仁者、果非世人所稱也、於是子就  
近古知名之士也、所稱知者、而擇其奇節異行、常  
人所難、以爲問、以闕夫子之意也、已、殊不知道德  
之名、通天下所共、非我所獨得、而私爲者也、則孔門  
所依之仁、便世人之仁、是已、非謂外乎世人所稱  
而別有可依可求者、名之爲仁也、夫子嘗言曰、他  
愛衆而親仁、又曰、友其士之仁者、可見夫子所謂  
仁者、非有異乎世人所稱也、已、然而每言難仁之  
成德者、教之術、而孔門諸子、如子張問子文、子  
貢以博施濟衆爲問、原憲以克伐怨欲不行爲仁

之類、皆視夫子不輕許人以仁之成德、輒過意求  
諸也、所稱常德之外、故愈求愈失、唯求諸夫子已  
欲立而立、已欲達而達人、孝悌仁本、暨顏淵仲弓  
語、則夫子教誨之意、可觀焉、入求諸二子所稱、若  
子之德、又質諸禮、諸記、九傳、家語、則仁之成德、亦  
足以見其暨矣、後儒不察教之術、或以當理而無  
私心、及全體不息、或以其心在安天下之民、而其  
所爲亦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謂之仁焉、此二說者、  
蓋視孔門之教、仁爲虛、又不輕許人以爲其爲德  
也、至大矣、其爲力也、至密矣、其成德也、至難矣、於  
是子備求天下至大至密至難之事、必使事天下

道德不獲出乎其外以牢絡夫子之言者也故其言雖皆能言義理之極致矣其於仁之德也終未能明其實體果為何情狀也譬諸言地者狀而徒舉四遠疆界所極而不詳山川邑里戶口田賦人物土宜也何以得謂之為知地理者乎哉朱註所謂當理而無私心及全體不息皆求諸至密者也而其曰當理而無私心者欲於行事驗其仁者也準夫所行當事理之宜而其心所由無私之累焉可謂行之得者哉然行事當義而不出於私心雖非仁者亦有能為者則是奚足以言仁哉如其全體不息者其意謂仁人之心全體天地生物之德

而無一息間斷焉宜矣其備天下萬善而無所遺也然如此說則凡天下道德仁義忠信五常百行皆是也豈知仁而已哉具備天下萬善而無所遺焉堯舜之聖殆乎病諸矧仁迺復其下焉者也矣又驗諸行事之跡而斷其仁矣即子張欲視於二子之行事以證其仁之意為夫子所不許也耳而解者猶欲因此以通其說則惑矣但徠所謂其心在安天下之民而其所為亦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謂之仁者可謂調停牢絡之甚者也何者夫其心在安天下而所為亦可以安天下自其小而淺者言之一夫之士可以能焉如自其大而深者言之

竟辨其猶病諸、然自其小而淺者言之乎、一時慷慨澄清之思、與一事經畧救濟之宜、皆可以為仁也、不亦謂乎、自其大而深者言之乎、其所謂其心在安天下者、乃萬物備我全體不息之說、爾其所為亦可以安天下者、乃復博施濟眾、竟辨猶病之事、而夫子所謂何事於仁者、爾然欲必兼斯二者、而始克仁之名乎、雖聖人亦所不能也、則天下莫復有斯人焉耳矣、夫以仁之成德、若斯其至大而至密也、雖但徠亦自病其為言之難也、歧心與迹二之、於是乎徒有其心、而無其迹者、與夫與仁同功而異情者、皆得為仁人也、尚足以通三仁管仲

之論哉、然如其說、則瞿曇秦政皆仁矣、孔門冉雍德行、子路政事、何以獨不得為仁也、與其說為不通也、可見耳、斯二說者、皆由不識夫子視學者仁也、其言止於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未嘗為之標準、不問其所至高下淺深、苟欲是者斯至焉、無求而不得之理者、迺孔門依之教、為爾欲懸一定權衡、以使學者取準於斯焉、則既為失夫子教誨之旨也、學者宜察焉、朱註意、但其曰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者、其意蓋欲就三仕三已、告新令尹、上分忠與仁也、在子張問仁之意言之、或然亦妄以辨其天理與人欲為哉、仁

者誠有此行也、然縱使仁人為此行也、徒就此一節以求之、則唯可謂之忠而不可謂之仁也、朱註云、其意謂使子文所為果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仁矣、夫答問意、遠矣、且上文既曰物我無間、則其無人欲之私也、苟令其心有人欲之私、則其為物我之間也、大矣、復為得為忠矣、然以無人欲之私、言仁者、猶之可也、已如其欲以其所為之當理、言斷其仁、不仁者、其失之也、更為遠矣、何者、仁者、德之名也、理之當否者、以道言之、兩者各為一事、故行已而得義理之當者、故曰人之過也、各於其當、觀過斯知仁矣、禮曰、與仁同過、其仁可知

也、又曰、仁者之過、易辭可見、仁者所為、未必盡出於天理、而行事或失義理之當者、固不復妨其為仁也、為得援彼以斷此、亦其於管仲之仁也、特與其功而不許其德者、蓋病其不死於子糾而降於桓公、亦欲以行事得失、斷其仁、不仁之過也、朱註又曰、未知其心、果義理之當然否、是亦與前段同過者也、文子去邦也、其心果見義理當然、而無差矣、是誠未可知已、如其以未能脫然無累、及有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者、在文子、其必無斯累者也、設如文子、猶有未免於此者、則夫子何以得謂之為清矣、然矧馬十乘、而曰棄、

他邦一邦不一而足、正所以見其脫然利害之際、無怨悔之累也。故夫子就稱其信矣、語意無難認者、未註猶欲就此見其未得仁之意、刻矣哉。古義云、其未必出於至誠惻怛之心、亦與朱註之過同科者也。又云、無利澤及物之功、是亦與但徠安民之說同者也。論語微曰、其心固在安天下之民、而其所為亦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謂之仁焉。曰固曰亦、可以見已其言心在安天下之民者、與其平日之論相南北、然猶以此為言、既以仁為德、則以其獨言切而不言心之難言德也、為斯言、以彌縫之也。但徠譏仁、飛以至誠惻怛之不可知也。至此以

其心在安民為說、不知但徠何自獨得識其心之在安民也。與同浴笑禠程之說也。又曰、刑行雖高、止於淑身、以論文子、則善矣。如夫上文舊令予之政、必以告新令予、安得謂之止於淑身乎。又曰、二子非古人是、亦失考。上文相楚、在魯莊末年、文子、後及齊襄公二十八年、孔子生方六七歲、晚脩春秋、亦安得言不識其行事乎。外傳大率襲但徠、但其云、子張夫子之問答、就事上論之、宋儒就心上論之、是直不知事與心者也。又其譏延平當理而無私心之謬、固是、但延平所謂無私心者、言其無人欲之私也。君子而有人欲之私、雖有安民之術、

亦不得謂之仁也已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孫行父魯人以為忠賢其嘉言懿行膾炙人口者蓋亦多矣夫子觀莫不聞而知焉今乃曰聞之是夫子至此始聞知焉遂評議以已之意也鄭玄以為讚美之辭然斯可矣語不可以為美辭也皇疏一通李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後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算是以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且聖人敬慎於教訓之體但當有重耳固無緣有減損之理也時人稱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

則可矣無緣乃至三思也此蓋矯抑之談耳非稱美之言也皇據何註為疏而載之意蓋是李彪也黃東發曰按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桓至掛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于遂殺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及為之再如齊納貽焉又帥師城二邑以自封殖其為安馬金玉也多矣是即王莽之誦恭也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則曰再斯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便能再思不壹算而納貽重權而興兵封殖以肥已矣文公不得其辭乃之恩至于三則私意起而久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

子思之思之、入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  
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但徠者夢依之、是也  
程朱至三久惑、實無據、不可從也、朱註有舊說者  
率謂邢昺、豈以時所宜與、皇侃疏非僻書、宋人  
見者亦衆、程朱二先生、何以不見之也、殊可怪焉、  
市我云、亦未免朱註之繆也、朱註引文子使晉  
而求遭喪之禮、以行而為三思、又惑之證、然文子  
此舉、乃所以見其真密之思、奚以病與、

子曰、密武子知有道、則知知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孔安國曰、群愚似實、故不可及也、蓋本文兩則字、

相應、須智則知、須愚則愚、是知與愚皆從已轉、輪  
明非真愚、故孔解如是、然武子所以翫晦、詳愚者、  
朱註論語、微詳盡焉、外傳云、不虧名節、不獲禍機、  
翫晦沈默、優游卒歲、未足以悉武子愚、又引袁黃  
說曰、密子衛九也、公族也、其父名速、古者公族也、  
為大夫、父死、然後子繼之、僖公二十五年、經書、衛  
侯燬卒、即文公也、明年、經書、公會衛密、速盟于向、  
當成公即位之後、而其父猶執政、蒞盟、則武子未  
嘗事文公、明矣、集註誤也、此說攷覈、確則確矣、但  
欲因是糾朱註繆、則未蓋夫、子言雖智、愚並稱、意  
所重在於愚不可及也、其曰知可及者、假且題密



子平日為人也已其事文公朝與不事非所論有  
密速執政於文公之朝明愈及文公之時也本文  
以有道無道立論而成公不可以有道稱焉故曰  
當文公成公之時未嘗言事文公則不可謂之誤  
已古我與外傳同繆朱註圖外程子曰亦有不可  
與者比干是也按箕子比干皆殷忠賢也其佯狂  
與諫死人各自靖獻先王比干諫而死其人忠烈  
剛正不能自愚者耳箕子佯狂為奴即密愈之愚  
也其人性德之所得如是耳如夫子言不可及也  
亦謂其所獨得非他人可及也故若當愚則愚  
當知則知惟人所欲為而無不可為者也夫子奚

以嘆其不可及也乎正使比干佯狂箕子諫死始  
不失為其忠賢也如密武子亦然假令不能黜晦  
剛烈招禍亦始不害於其人為忠臣也宋諸先生  
好以成敗論義理之得失以己意概古人所以失  
也名例法律古人所無豈可復求於三尺哉程說  
十出諸儒不得吹毛於古人至金履祥正密愈  
五失諫之罪遂謂程子稱比干意有不滿於夫子  
過稱密子之美故言此以補聖言之失嗚是何言  
也歟聖人讚其愚不可及者特美其能沈晦委曲  
濟君艱傷耳始不及其失諫之過設令聖人意在  
論其失諫之過將必正其罪而責焉不然稱其愚

不可及也、其在他人、若宜諫救者、而不諫、亦其愚之不可及也、已。且程子不當馬之說、非譏審愈也、其意亦謂二子所遭不同、易地皆然耳、然程先生說如極其趣、論之勢、不得不到於此、則程子不得辭其責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堂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是門人記夫子在陳之歎、而述其還魯之由也、歸與者、欲歸之辭、古語皆然、重言者、欲歸之意、深也、吾堂小子、堂、卿堂之堂、猶云吾卿之小子也、後也、謂同學朋類、与吾堂昉於此、狂簡者、夫子嘗曰、古

之狂也、肆是其志意高遠、規模闊肆、不屑細故也、者也、斐然、文貌、成章、文理成就、有可觀者、朱註並得之、然是唯解釋訓義耳、蓋夫子不得中行而與之、迺思其次者也、斐然成章、亦不必謂成就其材、德如詩云、萋斐具錦、不必謂成就之美也、言狂簡之士、高邁進取、獨往任已、亦能成片段也、裁、裁錦之裁是也、夫子稱門人、美材可觀、譬諸一幅錦、績之美則美矣、不能裁制、以成衣服、則終子不可用也、已、所以夫子欲歸而裁正之也、斐然成章者、元以錦綺絲段成文、譬諸學也、

在陳之時、外傳詳之、皇侃云、所以不直歸而必有

辭者客住既久主人無藩若欲去無辭則恐主人  
生愧故託此辭以申客去之有由也是或然但如  
此說則此章之言夫子假託設辭非實語也朱註  
云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得之狂  
簡孟子曰狂者進取皇疏云直進無避是也孔子  
國去簡大也得之朱註曰志大而略於事也我無  
異也蓋簡有大之意者如云簡傲高簡皆矜人之  
意有矜高誇大之意也但孔雖得字訓至下文曰  
吾黨之小子狂者進趨於大道是狂謂人簡謂道  
間無進取之語蓋誤也朱註云只恐其過中失正  
而或陷於異端耳得之但徠曰志大而進取其成

也速故曰斐然成章言文采可觀矣之遠遊自悔  
之言也未審其成也速者就其既成者言之與抑  
從其未成者言其將速成也與據斐然成章語則  
似言既成者也以孔子欲歸而裁之則似言未成  
者也可謂含餽已以脩六經為裁成之方法似矣  
非狂簡不能負荷所以思也如然四代禮樂何以  
告之顏淵而不告曾哲牧皮輩也既取孟子之言也  
不忘初之語不得中行而與之獨非孟子之言也  
與取捨任已可謂肆已外傳曰斐然成章禮樂之  
習文采有飾也所以其人不知所以裁之故夫子  
欲為裁之不知所以裁之屬諸小子勝於師說下

文夫子之所以裁之者何曰義也義也者非他也  
先王之道也宋儒不知以為孔子特欲裁之使得  
中正夫中正無定體苟不遵先王之道何所取法  
孔子雖聖豈得以其心之中正裁人哉是何之說  
也耶其彼說不言字禮先王之禮也義先王之義  
也義者禮之義也禮者憑義以立焉義者必俟禮  
以行焉故禮義不相離者也未有義而離禮執行  
者也闕里子弟禮樂之習至斐然成章文采有餘  
寧不知禮復有義乎又不知義之為先王之道而  
不可不遵焉乎其惟優游於禮樂服習其義務欲  
遵先王之道也性質偏勝好尚各自非得聖師焉

之依歸未能協于中所以須夫子裁之也孔門之  
學依於仁為本夫子之所教文行忠信顏淵讚夫  
子善誘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矣假令夫  
子歸而裁之亦不過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  
以弗畔矣夫豈有他道哉禮者所以教民協于中  
也服習禮樂而不能協于中無所以禮為夫子之  
所以思歸而裁之者是已且我門弟子以義也夫  
子豈視門弟子為留狗乎不然則其所謂裁者亦  
不過謂為門人小子不知先王之道夫子道說其  
義以導而已矣果然夫子教人亦猶後世閭師資  
俾於口舌也豈其然乎矧言語道說便足以裁之

字簡牘傳之有餘矣必須躬歸而親教之乎可謂  
不知孔門教人之道也已可謂之知先王之道耶  
可謂之知先王之教耶又宋儒說教之合于中未  
嘗言以心之中教之庸詎病其無定體乎書曰民  
心無中惟于爾之中孔子之心而中正其所以為  
重者何之謂也安哉原其繆所由蓋不得教字解  
故也觀夫子之語斐然成章者元以錦綺絲段成  
文譬諸學也故曰教之教止為割割之義耳朱註  
曰割正是也教之者辭而已矣非有所事於教也  
諸儒或因孟子進取之言以教抑為教既似失語  
意况欲教以義乎其所以失者遠矣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皇侃曰念猶識錄謂不能忘懷也舊惡舊日之惡  
也惡者謂已惡人也怨者謂人怨已也乃其所惡  
者則以其人之所為惡也而已矣此章之義古義  
盡矣莫以尚焉

舊惡一說故憾也朱註所惡之人云是惡字去  
音讀一如字讀貼註中所引孟子惡人之文亦通  
但本文惡與怨相因成義則舊說音勝矣程子曰  
不念舊惡情者之量也量者何也仁而已矣然未  
若古義明白而曲折皆盡也論語微怨為伯夷叔  
齊怨亦可通但如其說也是用二字不穩故不取

又曰舊時之惡乃有時去事移欲改而不可得者  
是舊惡也夫欲改而不得改者烏得謂之舊惡  
乎稷威同姓田氏篡齊乃其先代之君所為耳耶  
王宣王何與焉其人始無惡行烏可以舊惡名焉  
耶如曹父翦商至西伯之時周益強大欲改其叛  
逆之惡而不可得也隱忍滋長日復一日成三分  
有二之彊至武王遂奪之天下養繼微之邪以成  
滔天之惡莫之甚焉惡在其為舊惡乎是其視西  
伯盜跖殆有甚於宋儒視伯夷如達磨者不可不  
辨焉又曰希微也謂怨之迹不可見故子貢司馬  
遷皆疑之是希為曖昧隱微之義則二子之不忘

舊惡者乃匿怨而友其人之事但未見其迹耳果  
然子貢之疑實得夷齊之心而夫子言又何怨友  
失其心者也豈其然乎且不忘人之舊惡於己之  
匿怨而不見其迹也何所干涉之有矣而曰是用  
希者何歟又矧能匿怨惡之情而不見之形迹也  
何足以臧而夫子贊其人也與又所引家語曰不  
克不忘不忘舊怨者伯夷叔齊之行也據論語文  
質之怨即惡之訛耳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外傳曰微生複姓戰國策作尾生高又後篇有微  
生畝待夫子甚倨高蓋其族但徠故知其與夫大

卿里之舊也。得之或疑。或與高一人名字之分也。未詳是吾斯章諸家解不甚通。唯論語徵以夫子戲言喻之。實似得夫子語意。但孔子家句。醜者。不必然已。

十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然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詳上下句意。巧言令色足恭。與匿然而友其人。雖二事。各舉一意。實相承。語成首尾。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以為可恥之行也。三者皆外觀之美。或似未足可恥。而丘明所以恥之者。巧言令色足恭之人。務取容媚。其窮必至於匿然而友其人。不亦足

可恥乎。先言其貌。而後論其心。推證以至因也。孔安國曰。足恭。便辟之貌也。邢昺解之曰。便辟。其足以為恭。謂前卻俯仰。以足為恭也。其謂辟。毗亦切。禮。辟踊及還。辟還。拜之類。皆謂足貌。而便習。熟之意。故遂讀本文足字。為脚足之足。以應孔註。辟。誠為足貌。然孔言便辟者。意顧不然耳。蓋謂便。便習也。便辟。巧習。旋辟。早趨之容。以取媚於人者。馬融註。便辟。曰。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亦此意也。雖若音讀不同。禮曰。還辟。辟。則辟亦還已疑。古音。未必如今。辟必音關。避必去音也。便習於早晚之容。是人足於早恭。足於有餘之意耳。如足食。

足兵及管子足本法言足言足容之類是也釋文  
將極切未為失也朱註以已足給而成之之意則  
繆也已蓋文運巧言令色謂其言巧其色令其恭  
有飾者也但三者致飾外貌以取媚於人之事故  
左丘明取之也外傷以巧令恭三字虛言色足三  
字實以求句法整齊如然則何不言恭足也歟故  
不可從也集註云立心以直匿然而友其人直為  
詐偽豈止不直而已哉春臺引以直報怨似而非  
矣此章意重在匿不在怨又論語微引易象行過  
乎蒞以繩朱註訓足為過之繆然易惟童時時當  
過乎蒞者也辨為不當矣左丘明孔子弟子傳春

秋者漢以來相傳以為然其說信未可遽非也然  
左氏春秋非傳體蓋古者史官簡牘之記其凡例  
君子曰類後傳註家追加爾其稱左氏古者右史  
記言左史記事所記錄時事而魯史世官遂以氏  
之也觀左氏全編似非出於一手者也左氏非傳  
體但徠自主其說至此復執傳說美其無特操也  
又以左丘姓明名為聽說然大史公年表曰左丘  
失明其有國語其謂之何與程子古之聞人未必  
非也此類後也不可斷且在南說可也程朱先  
生泥韓公浮誇之言以匿然而友其人者為左丘  
明非作史者則誤已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  
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

顏淵季路侍季路齒長於顏淵當先叙季路今不  
然者記錄者蓋崇顏淵言志先季路者從實錄也  
或以入侍先後為解非也凡記錄皆述前事矣得  
問入時後先子車馬衣輕裘衣如字讀疏云車馬  
衣裘可以見已憾恨也言無憾念愛惜之意也或  
以為怨懟陋矣伐矜也無施勞孔子國曰不以勞  
事置施於人得之也守信懷未註二說前說優

衣輕裘衣朱註云服之也其意猶云所被服輕裘  
也仍是平音讀釋音去聲蓋非矣是衣輕裘猶言  
輕裘衣也衣與輕裘非二物朱註恐讀者或以為  
二事故有此說然音衣為去聲與乘肥馬衣輕裘  
同句例失之論語微曰馬而言敝亦有疲敝之義  
拘哉是帶說猶易云閭之以風雨也也勞謂有功  
施而張大之意義亦通然無施勞與伐善同意而  
事相干不如古註皇侃以來諸儒務辨淵路志與  
夫子互有等級之義夫聖人與顏淵庶幾乎路外  
堂固應有高下大小之辨爾然就章內三言論之  
其所以異焉者淵路志於厲己夫子志於施物斯

之為異而已矣如其高下大小之等但於文無所  
證也其論聖賢等級者皆以已所見言之人殊其  
說讀者察諸程子子路求仁說亦視於他事言之  
爾本文實由見求仁之意耶伯夷叔齊求仁而得  
仁此豈以求而未得者言之也與未安惡俗所說  
但徠譏之是也有意無意以辨聖賢等級之意亦  
未盡焉但徠曰志者願也欲得其所未得者也固  
是但其意謂夫子於功夫宜無所未得者也所以  
效驗言之也矣似宋儒之說也夫子嘗曰君子之  
道四焉丘未能一焉曷曾敢謂已待人而能盡其  
道乎妄哉又淵路一端夫子無端言非禮度乎古

義曰子路義也顏淵仁也夫子造化也是祗可以  
為舉子試帖策論也已斯章夫子與二賢共論志  
於仁矣未嘗言我又不言天地學者宜察  
子曰已矣字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朱註盡其外傳詳矣字之義得之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

朱註并外傳得之  
衛瓘為於虔父屬本句讀非是但朱註雖得讀實  
失語意外傳最勝忠信中庸之德而質行之善者  
學之本也禮曰非忠信之人禮不虛行是也朱註

云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忠信直為忠信耳  
鄉人而忠信聖人而忠信均一忠信無有異焉者  
夫子曷曾謂忠信有多般等級若吾忠信者最其  
極至他人皆不及也夫子所以有此言者謂質行  
忠信已莫與人異焉而解者亟欲就此見聖人所  
以異乎鄉人其失語意也遠矣此言人苟有忠信  
之質也莫不可學以為君子者矣然而不能為君  
子者不學之故也是勸人以學不可不勉也已但  
徒從衛瓘讀難舊說似夫子以好學自負則過矣  
夫子嘗曰吾學而不厭教而不倦人曰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是以好學自居者審矣但徒蓋固執訓

不如以不達謂嫌於夫子自以好學與鄉人較長  
短故有此說

此書之為經也。其始也。亦不過。一。兩。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